

# 卷六

書名 林蘭香八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撰者 清 隨緣下士 輯，清 寄旅散人 批點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0  
 編號 D8663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林蘭香八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林蘭香

寄旅散人批點

第一回

錄勳舊璘照蒙恩

彈甲科祖圭獲咎

林深葉密隱蟾光獨幸幽貞蘊國香暮鼓晨鐘作  
 荏苒何為秉燭不佞佯

者何林雲屏也其枝繁雜其葉茂密勢足以蔽蘭  
 也掩蘭之香故先於蘭而為首蘭者何燕夢卿也



林蘭香

卷一 第一回

林廟香

K2980  
(6)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60(6)

科2980

第四十一回

遇蠱毒蕭推采艾

覓邪術觀唆童蒙

主作偏房運已衰婢爲側室數猶奇小人女乎真  
難養倭倖無端又肆欺

却說任香兒自夢卿死後見雲屏仍教春曉住在東  
一所內心甚不樂彩雲私向香兒道官人在家久已  
將春大姐看在眼中况又有太太作主大娘三娘尙  
見機而行你我何必空作惡人

此是童氏  
的陪筆

香兒聽說

把眉尖兒逗了一逗冷笑不語心到晚間上宿的童氏悄悄向香兒道自二娘去世以來我們若到東一所春大姐還是往常的舉動惟有那別的了頭一個個借黃米還黑豆樣子好不達理在春大姐面前那一種小心竟與事奉正經奶奶差不多着實令人看不上眼別人還有可恕只那無恥無羞的采蕭采艾放着正經舊主人毫不在意却在那不三不四的身上一味討好可氣可氣提明香兒道前者與二娘上



續你兩個姪兒爲何不去童氏道不瞞奶奶說我那兩個姪兒在者主人時便服事太爺原指望大爺發捷他兩人亦得好處不想童觀年幼老實誤受道士作弄被二娘一句話打入雜貨行裏後來大爺出兵連童蒙亦不帶去提明弟兄兩個隨吃隨穿並無一點出息拿甚麼去出官分金二娘非結怨之人也尚然如此人可結怨乎哉香兒道現今如何顯白童氏道蒙奶奶洪恩將兩個踏入地裏的人立刻提到天上目今出息亦有體面

亦有連我老婆子亦與頭多少香兒道他兩個說我如何索報童氏道他兩個說知恩報恩但有用他之

處無不盡心極力香兒聽說滿心歡喜以上提明蕭艾觀蒙四人

下回因又說道你看春大姐的事將來成得否春曉

成已十分此一問正春曉童氏道為甚麼不成大爺原有

意在先層一大娘三娘又都撮合層二舅太太姨太太親

家太太們又都誇獎層三況且生的與二娘竟像一胎

雙生的姊妹層四加着扶持小公子小心勤慎層五已有



十分成手

君子知小人往往不深小人知君子未有不深者惟知之深故謀之切只恐

將來得了地與奶奶們有些不便來了○香兒之不淑此輩成之也

香兒道他敢小視我不成童氏道他比不得二娘他

嘴裏有心裏有又靈利又乖滑笑笑在臉上惱惱在

心裏奶奶必須防備香兒道明鎗好避暗箭難防終

日耳鬢斯磨如何防備得來童氏道先下手者為強

後下手者遭殃須尋個好法子方安香兒道薑是老

的辣這法子非你不可童氏便向香兒的耳邊不知

說些甚麼香兒益加提防

盤中角黍門下鎮壓皆根于此

這日正值

五月初五日記五時當插艾節及浴蘭處處包菰家家

掛索順哥身穿彩衣臂繫靈符先是春晚抱到愛娘

房裏愛娘在順哥的鼻孔耳竅上擦些雄黃以避瘟

氣然後自己又抱到雲屏房裏雲屏將一串驅瘟紫

金百寶香珠掛在順哥胸前隨即同愛娘抱到康夫

人上房康夫人看着要笑了一回順哥歪着身子要

往外去傍邊采艾便接在懷內道咱看四娘五娘去



來後面采蕭跟着到得香兒房裏

春晚不來春晚之幸也采艾頂缸

順哥看着香兒咿咿唔唔笑聲不已香兒接過手去

臉對臉兒親了幾個嘴因說道作娘的無甚麼給你

有個艾虎兒給你耍耍罷因將一個絕精的艾虎拴

在順哥的幃涎帶上

幃涎者俗所稱癡水也

復又抱在一張八

仙棹子上戲耍棹上盤內恰有兩個蒲葉疊成蓮蒂

方勝粽子被順哥抓在手內用嘴不住咂餪香兒笑

向采艾道這都是春姨娘將此子養壞看見食物如



此嘴饒然這是冷貨給他吃不得由他拿去作耍罷  
因又架着順哥的手說道你拿這粽子去與你姨娘  
看他是個巧人看疊的好不好說畢便將順哥遞給  
采艾看香兒雖是作假然於順哥却無惡意采艾接來采蕭一邊引鬪  
着出了西一所又去看彩雲彩雲早給順哥作的大  
紅羅衫上面繫着長命縷并彩帛作就的五毒及葱  
蒜王瓜扁豆之類忙取來與順哥穿好戲耍一回順  
哥又要往外去采艾卽從西廂抱到東廂采蕭隨定

在曉翠亭午夢亭晚香亭各處閒走一週然後過假  
山又到九臯亭看菖蒲兩個粽子却落在水邊采蕭  
道這粘東西四娘纔說不用給他吃如今拿了來倘  
被大娘三娘看見又要說你我粗心依我說不如你  
吃了倒是正經采艾道正是正是何不咱兩分吃采  
蕭道兩個無半茶鍾米也值得推讓說罷用手接過  
順哥從鬢邊拔下戴的石榴花來拈着與順哥看這  
邊采艾將粽子吃完方纔一同進東一所不提蕭艾

再說這粽子乃童氏安排算計春曉的不想被順哥  
拿去料想此計難成因又與童觀商議另尋妙法童  
蒙見童觀又與那些僧道來往恐再落鍊汞圈套應  
二十五回苦苦攔阻童觀便將香兒要擺布春曉的話明  
白告訴童蒙道不可不可二娘在日我弟兄雖不得  
時然却是自取至于春大姐與我們何讎定要害他  
良心不沒所以有童觀笑道哥好胡塗我的協同需  
第六十四回之報童觀笑道哥好胡塗我的協同需  
大叔管辦家務是誰的氣力今日四娘既有此事我



們用些力量也算是報恩俗語說得好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將來春大姐得了寵安知不似二娘亦  
說你我不好童蒙道四娘看待你我實在無比只是  
諸事不能作主不過暫幫大娘三娘你我亦不可太  
作了靠山童觀道這話却差了四娘爲人第一忌刻  
第一隱細若不乘此時拿住他一個把柄將來只怕  
不得這好機會小人用人往往反爲人况且大爺平  
素最得意四娘倘大爺回家時四娘三言兩語教哥



哥替了需大叔的職咱家豈不揚眉吐氣所望太奢

童蒙道我非不知有此好處但青天白日之下如何

下手害人童蒙心中竟有天童觀又笑道我已有法

在此用三寸大桃木人一個寫上本人生年八字再

將本人用過衣飾一件一併理在所住門檻之下衆

人踐踏不出百日其人自死現今本人八字俱已齊

備昨日姑娘說有春大姐繡鞋一雙正好取來一用

此即耿服所偷者未審二童曾看見童蒙道事已至



出一個紙包兒約有三四寸大軟軟的不甚沉重采

艾忙將磚灰收拾停妥用脚踏穩走到九迴廊內打

開一看乃小繡鞋一雙木人一個七孔插針知是鎮

壓之物遂悄悄拿與春曉看看春曉看見八字不覺一

驚後面說春曉未嘗讀書識字然以春曉之聰明且

而自幼即隨夢卿其日未嘗讀書識字者或只識字

然則未嘗讀書識字正是春曉乖滑處不必深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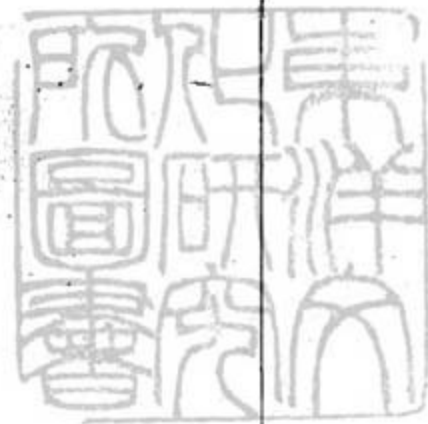
及看那繡鞋分明是在玫瑰花下失去了的又不覺

心下大疑因說道是那個與我不睦下此毒手采艾

道五房內賢愚不等安知便無一兩個見小的人春  
曉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大約還是我爲人不好纔  
有此報應自責甚是采艾道此事若告明大娘三娘怕究  
不出下鎮壓的人來春曉道同類相殘已自可憐倘  
再有高似你我的行此醜事莫不因一個侍女壞了  
一家的和好不成見得透況且大爺將近回家內外大  
小俱要以無事爲貴又何必妄自聲張見得大采艾道  
不聲張是吃啞吧虧了春曉道爲奴作婢甚麼叫作



此但須機密方好童觀道裏面的事有姑娘調停自  
然機密你我正好坐聽好音觀蒙一段過了些日又是六  
月初間記六月初大雨時行當秦穆公三庚之始溫風已  
至想葛稚川六甲之真耿服將次到家內外俱都整  
潔這日東角門已關之後螢大初飛蝠聲方起采艾  
偶在角門內行動隔着門縫見門外邊似有人挖磚  
的樣子遲了好一會纔走了過去隨即挨到角門下  
用手去摸門檻底下的磚兩邊都是磨磚對縫石灰



砌住只有當中一塊大覺活動心內生疑知有奇蹊  
回到房中並不提起次日極早起來到門下一看果  
然不像原砌的又有些濕石灰糊抹采艾拿縮頭的  
寬萬卷書簪兒去磚縫內撥取石灰不多時撥出一  
大堆磚兒益發活動吃虧那磚是壓在門檻之下一  
半在裏一半在外急切抽不出來還是將傍邊的一  
塊磚掀起方將那磚兒抽出早使得氣喘櫻唇汗流  
蠟鬢見那土鬆鬆的再用簪去挖約有二寸淺深挖

吃虧鎮壓不死有人解救便是命大福長還要生甚  
間事好姐妹相處一番此一件事奉懇切休在人前  
提起自寬亦是采艾點頭會意春晚隨將繡鞋收過銅針  
木人俱皆燒毀完結邪術當日無事到晚間采艾的粽子  
毒日久突發吐瀉不止次日又吐瀉一天將一個活  
跳的人弄得一絲兩氣春晚追問得病根由采艾方  
說自從端午日在九臯亭吃粽子之後便覺心內發  
悶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光景不想挨至昨夜就大吐

大瀉起來若再吐瀉兩三日料想命不可保春晚只得告知雲屏雲屏令人延醫調治醫生說是中了飲食蠱毒肺胃壅塞一發之後大人七天小兒五日疾成不救今幸纔得兩朝足可解釋因寫下一個安肺淨胃的湯頭而去好醫生想非孫即淳于也采蕭又將吃粽子的始末告知春晚完結蠱毒春晚自思四娘雖與二娘不和但在順哥身上那一番小心在意不像有殘害光景想這粽子無非與那桃木人相似心靈可喜總是我命中



有救不然前日鎮壓不死今日順哥毒發亦是一死

從此後只是自加小心求二娘的陰靈保護而已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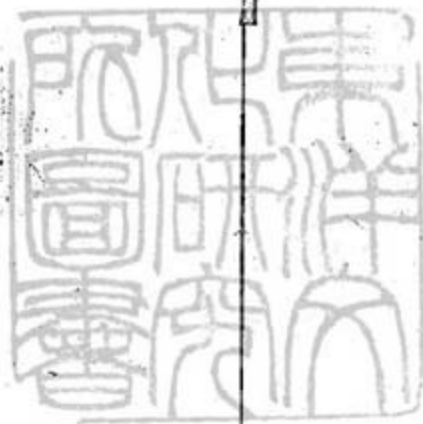
盡人事以聽天也總收一段這一來有分教恕人責已休休度量

終成主母尊榮伏春晚終身隱臭揚芳藹藹襟懷益篤冲

兒福履伏耿順終身

散人曰偷鞋是愛春晚埋鞋是害春晚愛之適所以害之也破鎮出鞋又是全春晚害之適所以全之也世間事顛倒不可思擬往往如此

采艾不獨有功於春晚更有功於順哥正可與  
丹棘比美



第四十二回

彩雲借物取新歡

璘照觀容添舊恨

憐新忘舊亦人情好醜終須有定評媚態饒他千  
樣巧管教難向畫圖爭

却說春晚自遭蠱毒鎮壓之後在順哥身上留一番

小心加一番防範

接上回起

可喜者耿服于六月中間回

家

記六月

拜看親友祭掃墳墓今日會客明日赴席

整忙了一個多月至七月下旬方得稍閒

記七月

先是

五房輪宿今只有雲屏愛娘香兒彩雲四房悔前想  
 後睹物思人有時走入東一所又不免花前落淚月  
 下長吁只是想起詩扇一節却復委絕不下這是他  
 狐疑性成無足怪者此段正引一日在香兒房內過  
 宿巖更初起紫禁內漠漠疎鐘秋夜新涼綠窗前淙  
 淙細雨兩人飲酒香兒又邀了彩雲來作陪是時三  
 個人坐在東一所移來的那座大床上睹物思人否  
 應第三十  
 一行酒的有汀烟綠雲低唱的有箕芳貝錦宿秀跪



在床沿上給耿腹捶背但見杯斟桂露心知節近中  
 秋蠟滴荷錢不覺時將半夜切七月下旬耿腹忽然笑道  
 金錢兒當日若不念出李雅兒的詩句馮世才等如  
 何得有罪過今日香卿所邀陪客不知還如李雅兒  
 否莫將小生當作馮世才也以錢兒比香兒以雅兒  
比彩雲璘照已自輕視  
兩人而兩人中香兒亦笑道我這妹妹自是百倍雅  
又各有高下兒只有郎君到有些像世才香兒亦不耿腹道何以  
肯多吃虧見得彩雲插嘴道縮頭連背煖漫褊畏壯寒只緣心

混混所以面團團我們雖未見馮世才如何模樣但  
與郎君門第相同年歲相當又與郎君相契想其光  
景亦與郎君無異了嘲耶警耶平卿之耿腹又笑道  
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我便是馮世才再打你這李雅  
兒一次何如說罷便抬左手去拉彩雲不防用力太  
猛向後一仰將宿秀靠下床去兩肩落地雙足朝天  
裙子罩住了頭急切起不來還是別人過來扶起大  
家笑作一團為戲弄任平作引是時窗外雨聲漸小庭前夜

氣加寒汀烟綠雲收去杯盞香兒又教眾侍女熱了  
兩壺酒都往東廂去吃屋內只剩了耿腹香兒彩雲  
三個耿腹扶在香兒肩背上一隻手攬着頸頸兒說  
道好姐姐親一個嘴何如香兒因有彩雲在傍便雙  
手推着道好没人樣又望傍一閃恰好耿腹撲空反  
撞在彩雲懷裏兩個人都倒在香兒的卧床上耿腹  
亂摸亂揉又是一番好笑及至立起身來彩雲笑向  
香兒道姐姐這個賊偷了你的東西了還不快搜一

搜香兒真個去搜耿娘却早在袖內摸出一隻睡鞋來道這不干我事是適纔你妹妹藏在我袖子裏的香兒要奪耿娘又高高舉起道你只望他要就是了香兒看着彩雲道短命鬼你須替我討來彩雲道這却不難因向耿娘道我說個笑話兒你還他何如耿娘道無論詩詞不分新舊只要貼切我就還他彩雲隨即念道玉笋重重裹金蓮步步移雖然長落地也有向天時

用來與說耿娘四句作對。彩雲風流艷麗真是一罕得愛妾

耿娘大笑



道妙妙妙如今就教他向天罷

所謂雲雨之也

香兒聽了亦

笑道你兩個作成圈套來戲弄我我須不依耿娘道

親不親儘在我依不依怎由你你若真不依時我便

硬脫你脚上穿的鳳頭鞋作鞋杯

直以妓女目之矣

香兒此

時已有些醉意猛可的將耿娘向彩雲身上一推笑

道你兩個且親一親看彩雲不防幾乎跌倒恰好被

耿娘抱住反親了好幾個嘴宿秀送茶來吃香兒飲

酒過多又被熱茶一冲酒湧上來開口大吐睡在椅



子上再也動不得涵靄凝嵐幾個人總扶不起還是  
 耿服用力抱在床上替他脫去衣服真是硬彩雲又  
 替他換了睡鞋安排停妥下床要走一面叫了裏點  
 燈一面令侍女取傘耿服仗着酒意見無人在傍強  
 強的又親了幾個嘴彩雲極力掙脫出門往西廂去  
 了次日耿服進署午後回家新晴天氣一派秋情見  
 了香兒真是蕉葉垂風棠花醉雨不覺好笑香兒亦  
 美香兒迎着道昨夜你們串通一氣將人灌醉不知  
 妾



怎樣胡作做直到如今肱膊腿肚還是酸軟想是硬

又必硬弄我看你今晚在西廂是怎個模樣我亦須

瞧個熱鬧是夜耿服彩雲果然俱各沉醉香兒將彩

雲剝得赤條條連纏足都不存留彩雲雖偷鞋却又

香兒之戲則惡道矣又將彩雲的五色香囊汗巾繫

在耿服腰間彩雲的雙龍珠嵌軟鐲套在耿服的腕

上此戲次日早晨彩雲方知張敞云閨門之內有甚

頗可道非情人不能知也于畫眉者非情人不能兩個人又都病酒兩三日不自

假道學不須妄議本傳四十二回

在不覺過了中秋記入與夢卿上過周年墳耿服期

服已滿又是重陽記九紅葉吟霜黃花酣雨拜壽之

後愛娘同耿服坐在樓上品茶春曉抱了順哥走上

樓來順哥抱着一塊花糕啣餚與粽子相映耿服要抱順

哥却又不好去接原來耿服回家深明斷髮割指之

情見了春曉如見夢卿一般大不過意幾番要向春

曉親進春曉又避嫌疑以此兩個人反覺得碍臉景情

看七月內香兒在耿服面前告說請三娘移居東一



所照看順哥是愛娘阻止八月內康夫人令耿服收

春曉仍令住在東所又是春曉說二娘的孝服未除

不敢強從若春曉除服則又遲二到這九月內尙在

計議未決故耿服益發不好親進愛娘見這形景反

催着春曉送順哥到耿服懷裏耿服抱了好半日春

曉方纔接去一送一接間保無索腕勾指乎吾於賽

知情午後愛娘邀雲屏陪耿服在夢卿舊日的窗下

賞菊春曉便同夏亭秋階將幾盆上色菊花依式排

開采蕭采艾送酒青裳丹棘送菜愛娘道菊花欠茂  
 可知春姨心緒不佳想這酒菜亦未是親手調和雲  
 屏目視春碗而笑此分明是耿林宣三人借賞菊以觀春碗耳耿服飲酒  
 中間不覺嘆道記得前歲九月與二娘賞菊今日物  
 在人亡風景不殊而感慨係之矣愛娘將順哥抱在  
 膝上道前歲賞菊是和他母親今日賞菊是看着兒  
 子一則以悲一則以喜亦可以平折了罷耿服道今  
 日個因其母以愛其子固是悲中生喜然見其子復



思其母又未免喜中生悲雲屏聽說手指着春碗道  
 你見了此人還是喜還是悲耿服道有其主必有其  
 奴真覺可喜有是奴方不負其主更覺可悲我在東  
 海夢見二娘暴亡其代二娘執旗鼓者却是此人應  
 三十可見事有先機非人所得主也說完又向雲屏  
 愛娘耳邊各說了幾句兩個人俱含笑應允春碗之  
 香兒兀賞飲多時雲屏愛娘各將七色鶴翎絞線鑽  
 自夢夢口的傍枝二種乃菊之奇品剪了幾朵拿去插瓶夾縫中寫  
 賞菊一段



正以配任平之滯蕩是夜耿服在愛娘房內過宿初更之後萬籟無聲細茗一甌名香半炷兩個人對坐圍棋耿服用偷過陰平勢愛娘用夜奪崑崙勢臨收局愛娘却贏了三子耿服笑着隨口念兩句道賺得郎君迷蹴蹴齣齣頰邊笑文齣婦人之媚也 笑揜紅袖打雙關又趣又雅棋罷愛娘道我有一件物事你看看可還好否因取出夢卿畫的真容用畫叉插好移燭就近耿服細細看去吃一驚道這穿綠的分明是你那穿藍的恰是二

娘是那個妙手與你兩人畫此行樂圖可喜可喜我

正思再無與二娘相見之理不想在這畫上又睹此

一面夢卿夢卿你在泉下不能瞑目可知我在人間

徒自傷心麼悔後之言說畢淚珠迸流此却不可以

愛娘再三勸住將夢卿如何畫圖之處細說一回耿

服驚訝道二娘嫁來幾年只知他能詩却不知他善

畫今日看這用筆傳神分明又是吳道子一派寫字

已犯尊夫之忌若再你看穿綠的丰神瀟灑酒眉字問與人

沐蘭下 卷之四十二回



露一團活潑之氣你若自己記不得時看了此畫比  
在鏡子內還覺分明看穿藍的恬淡幽閒面目上大

有不舒之色較之北套間內九畹軒前應第三十一回只少

得一口氣便似活人大奇大奇我不信有此絕技莫

非是你說亦當不信愛娘道書畫兩道本可相通古來

善作畫者少有不善寫字者也君既認得二娘的字

便可認得二娘的畫若既認不得二娘的畫則二娘

的字想來亦在認得不認得之間了又以畫引字耿

絕好波折

服遲了半晌道正是四弟所拿扇子至今我尚未知

真是二娘寫的正但以四弟係自己骨肉二娘自幼

謹嚴故我一向不好問得耿服之不好問亦猶耿服

而不言謂之愛娘道早問則疑心早解不問則終身

不明但恐你真知之後免不了許多懊悔耿服道寧

可懊悔斷不可不真知愛娘道此事已有根柢可尋

我須給你個水落石出耿服聽說心纔稍安時已漏

下三鼓喜兒收去圖畫眾侍女亦皆迴避愛娘在燈



下卸粧花枝兒抓住髮髮指甲長急切解不開耿服

在傍替解了多時方纔摘下比奪鞋的誰俗誰雅因笑道是頭

油香是臉粉香是口脂香畢竟是身上的肉香香生

於身者為膻而膻之香在膻却不知三娘的香是在

膻上是在膻下誰之至矣而不俗惡愛娘亦笑道膻

上亦生香膻下亦生香只是有了香我便不姓林不

姓宣不姓水亦要姓任了直以任香兒為戲當夜兩

個人說說笑笑共入鴛幃同棲鳳枕這一來有分教

養兒以報母長恨女之恨緒全消愛妾而思妻多情

郎之情絲再續引下

散人曰閨房肅穆相敬如賓非聖賢不能至于

狎褻輕薄無所不至又流于娼妓若夫情理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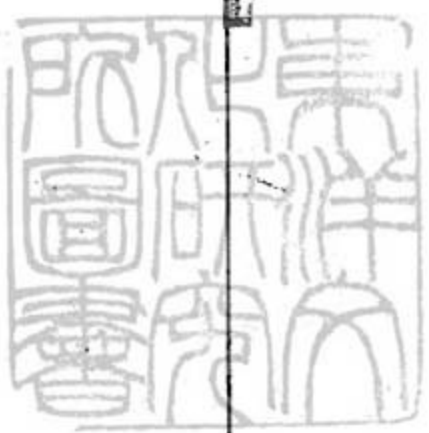
到不高不卑求之耿耿家室中惟愛娘春晚而

已

愛娘喜諱却未嘗諱及耿耿亦猶夢卿夫乃婦

之天之意也此意也不待任氏本人不知即平

氏亦未企及



第四十三回

撫幼子繼居側室 承先人再結同心

依樣壺盧自古今前人智遜後人深艾蕭總滅國

香色九畹千秋頌嗣音

却說九月內耿服與雲屏愛娘議定夢卿期年已滿

要納春畹作妾凡東一所婦女了髮俱宜另行調度

一番雲屏愛娘隨即稟明康夫人 接上回起 康夫人

大喜一面通知棠荆合三夫人 棠夫人伏第 一面告



明鄭夫人伏第四十又八回並知會過林宣任楊各處惟有  
 香兒不喜私向耿服道春大姐既要服滿三年何不  
 就成全他的心志况且枝兒等與他平素是一般樣  
 今日他驟然尊貴於心裏也有些不安心深而耿服  
 笑道待滿三年亦無不可只是內親外眷俱皆明白  
 知曉又復遲疑不行反覺不好看了至于枝兒等比  
 他原有玉石之分就如你初來時別人亦不過像春  
 大姐般待你怎樣今日裏又是一種局面難道你心

丙亦有些不安麼情急而香兒聽得再也不好開口

多嘴強言倏忽間已是臘盡春回寒消律轉康夫人

擇于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成其好事記九年正月先於

正月初十日將夏亭配給眾允的愛子眾無悔惟允

無悔秋階配給需有孚的愛子需吉惟有孚故吉○冬

閣年小送去服事鄭夫人采蕭采艾撥給雲屏青棠

丹棘撥給愛娘新買的六個撥給香兒一個仍名紅

雨撥給彩雲一個仍名輕輕其餘性瀾情圃比晚之



灑自為曉露夕烟比晚之自為滋撥給春晚到了十

五日乃上元佳節記十日雲屏將東一所內收拾得珠

圍翠繞愛娘將四個侍女打扮得柳媚花明鄭夫人

又送些粧奩等物分明已作至晚間耿眼在九晚軒

放烟火但見紅裙作對綠袖成行宿雪未消訝是桃

魂欲吐軟風微動渾疑柳魄初生康夫人看了一回

先歸寢室而去此時耿眼雲屏愛娘香兒彩雲坐在

一處雲屏令人請了春晚來笑道姨娘如此良夜為



何獨坐雖是初嫁莫不也學小兒女害羞不成耿眼

道平素他有執事所以早來今日沒了執事却不好

自來了便偏愛了愛娘笑道明日要出嫁今日自然

要穩重些但今夕此會不可不來入夥不然未免有

婢學夫人的譏誚諛得春晚在傍不肯就坐本難彩

雲起身強拉過來坐在肩下彩雲至此耿眼笑道六

姊妹自當坐在五姐姐之次以後俱是如此最妙偏

之私益現露與香兒終席無言其忌可知當下眾侍女又放了幾筒花耿

木蘭香 卷之二 四十三回



服嫌放得不好另教人新裝了十二筒自家親放一筒金色花然後依次俱親身點放雲屏放一筒大牡丹愛娘放一筒大木香香兒放一筒落地桃彩雲放一筒落地梅末後春曉放一筒大蘭花俱是小口耿娘又放一筒金線鈎銀蛾雲屏又放一筒金海棠愛又放一筒三春柳末後春曉又放一筒一丈蘭俱是大口放花亦各肖其人品春曉兩次俱是蘭花不忘主也真乃奇非人力巧奪

天工侍女僕婦無不歡喜愛娘道今日可謂給六娘送嫁了是夜盡興而散次日十六記十親戚都來雲屏引着春曉拜過然後春曉又與康夫人雲屏愛娘香兒彩雲行禮康夫人道看他舉止容貌竟與二娘無異只是身子微高些臉兒微紅些作個六娘真作得過康夫人道他小姐在日我與你外甥便不以侍女待他一則在主人身上用心二則在順哥身上着意今日作個偏房後來自有好處荆夫人合衆夫人

無不點頭稱贊末後崇夫人又道先夫在日曾託二

娘帮我應第二十二回不想他到在先死去使先夫若在今

日見了六娘亦必喜悅又明伏第四十七回是日內外大小亦

皆歡宴到晚間耿服在春曉房內歇宿性瀾安好燈

火情圍備下茶湯曉露夕烟鋪設已畢愛娘送入俱

各回避特用愛娘是引下半回耿服道我實有心在卿卿却一

味疎遠有時又似有情有時又似無情何也問得好我久欲

問之春曉道妾輩雖蒙夫人慈命朝夕服事然上下



之分當嚴男女之別當講盡心竭力故似有情遠疑

避嫌故又似無情也大婦身分耿服道這是自然之理即

如前歲在晚香亭避雨之時就使通一情達一意亦

何不可又何必那樣固執此亦當問春曉道人非木石誰

能無情一則關係家風二則敗壞行止且作奴婢的

若一有所私便為主人所不齒安得到有今日此受封之

本耿服聽了大加贊嘆又道國有國典家有家法明

日在家人面前須要存一番六娘體統春曉道妾蒙



衆位主母不棄得侍枕席已非所望如何竟要同列  
 至于內外婦女俱是舊日姐妹六娘稱呼斷不敢受  
 耿服笑道前者已是固執今番未免放蕩不允不允  
 是夜兩個人情談細細雅意濃濃幾年纏綿一夕綢  
 繆次日十七內外家人俱要拜見六娘春曉苦苦勸  
 住以明不敢並尊之意非裝喬也乃退一步法這却不提再說  
 雲屏又恐春曉與枝兒喜兒綠雲汀烟四人難于動  
 作且伊等又都年大不可久留遂與耿服說明交需

水滸傳 卷六 四十三回 五

有孚在京城內或大賈或世農備下粧奩以次嫁出  
此辦得好歷事既久雲屏亦大振作矣。服事數年於此四人毫無沾染耿服勝茅大剛遠矣然此四人甚惜之又新買年小端正的女子五個頂了采蘋  
 采蘋采藻采芹采綠的名字將采蘋等五人亦交需  
 有孚選在京的好人家厚備粧奩嫁給此辦甚好又在男  
 僕內按其年歲大者俱配給妻室正是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和以致祥家道乃盛直至六月內記六月方纔  
 將這事辦完男僕一事辦得更好是時薰風似火畏日如湯午

水滸傳 卷六 四十三回



後春曉在芭蕉窗下納涼身倚籐枕不覺睡去猛然  
一陣冷風透人心骨聽得夢卿叫道六娘醒來順哥  
中了暑也入下春曉驚醒睜眼看時却是愛娘手內  
拿着一柄鶯翎翠扇笑嘻嘻的立在面前春曉慌忙  
跣起愛娘道姨娘好睡搨了幾扇兀自不醒春曉道  
日長如年閒窗獨坐故不覺睡去愛娘道睡鄉中可  
曾見二娘否春曉道便是方纔夢中聽得二娘叫說  
順哥中暑所以一時驚覺愛娘笑道適纔聲喚是我

因你心在二娘連我也當作二娘了春曉道二娘在  
日常對曉兒說你日後服事大娘三娘當如事我應  
三十今日個言猶在耳曉兒豈敢不遵愛娘又笑道  
二回從前是隨羣逐隊自然要低首下心如今是立戶分  
門亦不妨揚眉吐氣似你這始終如一的大覺得古  
道照人了以曉兒之謙春曉道上是舊主母下是舊  
姐妹負恩而輕慢君親得勢而欺凌兄弟曉兒雖至  
愚至陋亦不肯甘心自處於披毛戴角之班也大娘



之恩淪肌浹髓三娘之德刻骨銘心只是半年以來  
四娘五娘從不多假詞色此實晚兒日夜憂懼不知  
所指者也還求三娘長加教訓春曉心靈口便夢卿  
夢卿愛娘道人若得失關心是非界意自然要拮斤  
播兩說白道黑的起來若果我與人無忤無爭人又  
安能欺我害我我合二娘相處一場從無一些芥蒂  
至于我在四娘五娘身上常存管鮑之心他兩人偏  
愛弄蘇張之口這亦是他自作之孽於我何涉如今

仔細看他兩個不但與別人面是背非就是他兩個  
亦不能久要不忘將來五娘還可改絃易轍只恐四  
娘是流而忘反的了春曉道我看四娘五娘待別人  
都不及待三娘想三娘必有深知四娘五娘的去處  
再看三娘每日無災無病喜喜歡歡莫不心內一些  
可愁的事體都沒有不成此二事白當要問愛娘道四娘便  
宜是圖虛華是尙不和他爭利不向他鬪靡他自無  
如我何五娘口不應心言不逮行然人要待他好他

亦必有好處還人真知之至于我的為人若說無一可

愁那有許多可喜只是人生百年所樂者有限所憂

者無窮若不尋些快事豈不白白過了此生一飲一

啄莫非前定與其憂無益之憂何如樂現成之樂此真

愛娘自得處六娘嗣後須當放開懷抱凡事隨緣切莫效

二娘之自討苦吃也世間必能吃苦者方是有用人

又不如不吃苦者之為愈也愛娘以夢卿兩人話言

為誠未免矯枉過正而愛娘之智見焉多時春晚請愛娘在中間屋內乘涼日雖西斜暑氣



夏盛性瀾用瑪瑙杯盛了冰浸梅湯送至愛娘面前

愛娘呷了幾口因笑道夜來甚熱六娘不吃梅湯想

有甚事體麼春晚笑而不語一謔一笑具覺婉媚情圃抱順哥

在廊簷前燈草厚褥上弄香瓜耍子春晚教曉烟取

了兩枚蘋婆果替換了香瓜道香瓜雖則去暑却能

破腹況且瓜饜瓜子沾在手上亦須水洗他見了水

又要胡鬧了愛娘又笑道順哥小兒愛水却強似六

娘大人怕冰正說着耿眼從後邊走來道那個怕冰

我散署從夫人房裏到你樓下更衣見琉璃缸內浸

着兩個黃脆御李替你吃了一個牙冷心寒纔將這

熱氣去了一半那個怕水兩句那個怕冰是兩意上句是問人下句是自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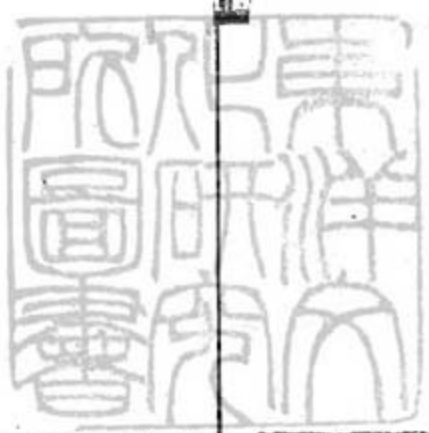
愛娘笑指春曉道我說的是他耿腹亦笑道霞飛鳥

道月滿鴻溝宋陶學士詞也指婦人入月而言冰水自然是該當忌

的愛娘道莫非是替六娘說謊耿腹道若說謊時我

亦不敢吃了雖係謊言却是實話非一味淫狎者可此當下三個人笑談

一會是夜因林夫人中暑雲屏歸寧耿腹便宿在愛



娘房裏此所以散署從夫人房裏到愛娘樓下也今夜應在雲屏房裏則昨夜自必在春曉房裏

矣此愛娘所以有夜來之諱也宣田既曰同心則雞鳴戒且自必同志故借雲屏歸寧以連及之此事若在任平必還謔愛娘曰守宮落盡深紅色明日低頭

出洞房了在春曉以二娘待三娘故終身無一慢語

這一來有分教遊窮慾海全憑寶筏蓮航指春曉破盡

疑團不用唇槍舌劍指愛娘

散人曰居側室而曰繼結同心而曰再明春曉

之為夢卿後身也

性瀾情團曉露夕烟四婢之命名畫出春曉之



活潑性有瀾而性不滯情有圃而情不流夜露  
零而曉露繼朝烟淨而夕烟來其活潑何如

第四十四回

偷鞋才子識原鞋 覓扇佳人得舊扇

書扇佳人爲扇亡遺鞋美婢借鞋彰郎能自咎偷  
情事何怪閨中有慢藏

却說愛娘與春曉閒話之時正是六月中旬記六晚  
間若作些女工轉眼就是三四更天氣及至上床尙  
未睡足北窗間日色早已發紅急忙梳洗先到康夫  
人房內問安辰時一同用過飯康夫人道我那冰紗





外單且不待穿你不必趕作香兒道原來夜間還  
 作生活怪道有些眉困眼乏只是你又有了身孕亦  
 不可如此太苦忌語也出之以正康夫人道我亦正為此說  
 因愛你的女工是咱家第一故纔託你不然早已交  
 派甄氏憲氏了應第十春曉道曉兒自小隨着二娘  
 無日不拈針弄線到如今除了針線之外益發更無  
 別事况且順哥又必三更睡醒一次正好借此消閒  
 六娘以女工消閒豈不比壞了香兒亦應招忌茶畢愛娘等又都到雲屏房

裏正談笑間忽下了一陣暴雨切六月且雨過後各

自回室春曉因鞋走濕另換了一雙將濕的曬在窗

臺上恰好耿眼拜客回家偶來窗前看見了繡鞋一

邊暗笑笑先前一邊說道六娘似你們這鞋上繡的

花草亦有取意麼春曉道取意極多不能細數即如

春日必繡瑞香者取其山中瑞彩一朝出天下名花

獨見知也秋天必繡桂花者取其好向烟霄承雨露

丹心一點為君開也自負耶抑寫二娘耶幾日深闈

繡得成只看人愛惜不愛惜耳耿娘道如果愛惜爲何櫻桃樹下玫瑰花邊又被人偷去春晚笑道慢藏誨盜自古皆然妾實不防有心人之戲弄也耿娘亦笑道你那雙鞋是我一時高興收起我昨日去我又不知被誰所偷春晚道婦人下體賤物拿去收在書房亦覺不雅況且初拿之時已存了一番輕薄之心今既失去難道真要尋找不成耿娘道偷取之時固不免於輕薄但既愛惜收藏便不肯又教人偷去自



然還要找來春晚道如果找來又當何如耿娘道物因人貴如果找得必須還你以表我愛惜的情懷春晚道目今如何尋法耿娘道我想各房侍女俱要學你的繡法我只消按名細問不加責罰大約可得再不然將各人私囊細搜一番亦無不得之理春晚道這却不可知道的說我女兒家不小心鞋都被主人拿去臊脾不知道的必說我不守本分恃寵撒嬌曉翠亭避雨是無私有弊了耿娘笑道不妨我收鞋時



曾告知過四娘他還說你的鞋比他還小幾分他既不疑心別人斷無疑心之理香兒為人磷照非不深知也春曉聽

了此話暗想要將采艾在東角門下挖出來的原故

告明耿娘恐耿娘認真查問出來大家都有妨碍况

且內書房了鬟如何到得必是四娘拿了去作這把

戲莫若不聲張或可感悟苦心的似二娘乃說道官人就要

找亦須暗查如若唱揚恐老夫人得知定當怪妾嬾

散巧言也出耿娘拿扇子打着春曉笑道我不知你

這樣乖覺我却偏要聲張狎愛至極之狀此是六娘勝二娘處亦是遜二娘處

春曉道若直聲張只恐此後別人的物件便偷不去

了六娘亦善諷耿娘笑道我便依你不聲張看還有

物件偷得否只是如今無可偷之人這生活亦只好

洗手不作了亦有意味當下兩人一笑而散耿娘果在各

房內查問雲屏一毫不知愛娘實在不知彩雲亦真

不知香兒推作不知不知有四樣一時竟無我處只有童

氏心懷鬼胎自想鎮壓之法百發百中如何到春大



姐却不靈起來從去年六月至今年六月已經一年有餘毫無動靜莫不被人解破了今夜偷着看看便知端的想定到了晚間一更後走到東角門將壁燈吹滅彎着腰去掀門檻下磚塊合當有報正遇着一個寸大青蠍那毒針恰刺在手心上這一痛直入心腹奔進西一所卧在地上亂叫香兒急忙問時童氏如中風一般將去年如何埋鞋今日如何被整之故胡叫胡說香兒不敢再問急用藥塗治誰知毒氣大

重一時間膀背都青五指俱紫香兒不得已告知雲

屏教童觀領出延醫用藥童氏到得外邊更加狂悖

在床上亂滾脣高面鐵口鼻手指崩流黃水三日而

斃報得快活童氏與伊姪之惡最顯故報亦顯雲屏令和氏應第二十五回檢看

童氏的箱籠果然有些蹊蹺物件就知采艾在東角

門下挖得六娘舊鞋是童氏作的冤孽因向愛娘道

從前李家的弄把戲引壞紅雨應第二十八回今者童家的

弄把戲陷害六娘自古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別人

房裏如何沒有些怪事愛娘道他房裏只有需氏一人可靠若再撥給一個老成的或可匡救一二需屏隨將自房內的喬媽媽補了童氏的缺將春曉房內的良婆子換了需氏此後香兒房內上宿的是喬良兩個正氣人有橋梁則水不能阻人此春曉房內上宿的是衆需兩個老陳人衆允需有孚之姊妹也香兒明知雲屏是感悟他心甚不安又不敢推阻好生不快香兒之病實根于此此時采艾得鞋的事耿服亦已得知



省又向春曉要出鞋來認過完上然只疑心童氏並不疑心香兒因童氏已死也不追問反是衆侍女因六娘失鞋便個個都查看起物件來因鞋及扇采芳方纔說出失落了二娘寫的扇子愛娘便向春曉道安知四叔所拿不是這一把俟三婦母七月初旬生辰時向渙渙要來則個到晚間耿服在愛娘房裏愛娘便說到夢卿如何與采芳寫扇子並采芳遺失扇子的原故但不知官人可曾記得扇上的言詞耿服



道傾刻之間如何記得許多只記得有凄枕孤幃寒  
醒夢一句一句足矣愛娘大笑道這原是五娘的舊

詩因采茶求字太急我便順口急來二娘寫的理想是

采茶收藏不謹方被別人拿去以我想四叔不教你

看急忙袖起者亦像你偷六娘的鞋比得明白。因挽上半回

得的不正氣怕人盤問故不許人看假使上面若有

二娘的欸字四叔到不好不給你看了說得透俟七月

初我必向渙渙要來以解你的疑惑耿耿眼恍然悟道

正是正是這是我疑心太過處況且我能偷鞋人亦

能偷扇子兩事相同俱可發笑推情之言璘照學識較前大進矣觀最是

五更枕畔着衣之句則姬妾多者未嘗不可多其防嫌也才如紅拂尚可私奔下此者可知矣男女七歲

不同席古之人豈過舉哉那扇子不要也罷宕愛娘

道不要扇子不知失扇緣由要來看了再還他何妨

耿耿只得依允過了幾時已到七月初間記七月康夫

人領着雲屏愛娘香兒彩雲春曉往東華門而來應

十七是時耿耿等俱已成婚耿耿娶的是蘄春侯康

貌之女係耿服表妹耿服娶的是信安侯火炎之女係耿服表妹亦耿

妹耿服娶的是安陸侯吳西之女係耿服表妹亦耿

腫娶的是忠誠伯茹常之女係雲屏表妹與愛娘亦有瓜葛俱是親

上作親耿勝娶的是禮部尚書高其節之女耿騰娶

的是禮科給事中于飛之妹耿皓娶的是兵部郎中

聞斯與之妹高于聞三家應第十三回又俱與夢卿有愛敬之誼而在平兩姓絕無與有維

繫惟耿聆耿眺雖已定親尚未過門此一段特與耿

正是珠翠盈庭釵鈿滿座飯後無事愛娘拉換換在



無人處問及字扇一事換換道四爺心愛的字畫扇

子極多若湘竹白綾摺疊寫行書無欸字的只有一

柄易于着眼故原是我妹子慕慕拿了來

便落在四爺手內不知有何好處四爺視如至寶先

明來歷省却許多筆墨。耿服以字扇為寶猶可說

也耿服以女鞋為寶不可說也然耿服不知字扇之

出于夢卿則情為虛懸耿服明知女鞋之出于春曉

則情為實寄實寄者無辜虛懸者獲罪宇宙間往往

多如今三娘要他不知又有何用愛娘便將耿服疑

心的緣故說與換換換大驚道這是二娘有恩於



我我反累及二娘也采芣的扇子綦綦不拿來借給

我用再無這些枝節可恨一向不知錯誤到今總然

目下明白了亦不能面見二娘謝此罪過侍中一羣

下材也於覓扇時始則大驚繼則日有恩日累及日

可恨日錯誤日罪過落落數言其平日之居心可知

當移置中上若香三娘少待我即取來不移時將扇

兒則終下下不移子拿到愛娘看時正是那寫廻文詩的舊扇完下即

交給隨來侍女晚間回家拿與耿服看耿服愧嘆不

已令其夫嘆則可令其夫愧則不可蓋嘆則感其心

愧則傷其心也中人之質感過則可以情留傷過

則未免怨生此愛娘叫過來未來責備道當日給你

寫此原說不可遺失應第二如何反被綦綦拿去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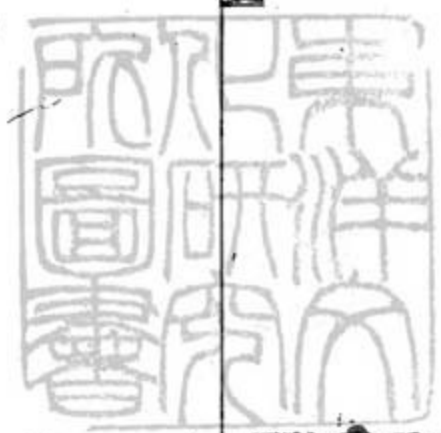
如上面寫有款字或為外人所得不但別個是私賣

文君酒此句有綦連你亦難說不偷窺宋玉墻了責

帶幸今日賊證俱明你們都要小心子細切不可再

容作賊的人仍蹈前非偷鞋疑扇一語雙關○耿服

耿服之攘扇是不知而妄執之也耿服不疑田而疑



人真是我師 耿服笑道自己不作賊斷無疑人作賊之理  
 耿服因春曉而愛鞋耿服因渙渙而愛扇以此及彼  
 則鞋扇固不足重並亦不足疑是真可發一笑也  
 今鞋既歸故主這扇子正好作個遺念兩處總收下  
 以重在扇子也然又用畫壁文單說扇子  
 蘭簪一襯者伏第五十三回 雲屏道這扇子原可不  
 必再給采芣官人既要留作遺念正好與蘭花簪都  
 交與六娘簪既成雙扇亦不孤亦可稱物歸故主了  
 伏第六十回 愛娘又笑道六娘第一歸鞋第二歸扇第  
 三歸簪論語上管氏有三歸今六娘亦有二歸六娘



的心願可曾足否六娘足矣奈四娘何 這一來有分  
 教有情的死千古能留千古之多情收本 無義者活  
 一時便作一時之不義起下

散人曰以覓鞋而得扇是此回正旨看耿服待  
 春曉禮數似不及愛娘然較之任平則鄭重多  
 矣迨出繼以後儼然大婦體段似勝愛娘  
 春曉姓田田氏乃代姜氏而有齊國者也三歸  
 之諺乃春曉之休徵也

心思之聰明口舌之靈敏春曉與愛娘無異其  
不同者無愛娘之詼諧耳此愛娘之福澤所以  
不及春曉

第四十五回

俏丫鬟揮劍驅邪 賢侍女彈琴解憤

季子摧鋒逆首誅公明操纒號通儒誰知閨閣尤  
能此慷慨何曾遜丈夫

却說耿娘自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以春曉為妾之

後轉眼兩個年頭宣德晏駕正統元年記正統元年耿順

時已六歲春曉生一女名順娘應第三回亦交兩歲愛

娘生一子名耿顛香兒生一子名耿顛香兒有子奇哉俱一



茂泗國公死後朝廷選人承襲耿服因王撥用事上

下之情不通且自出征還朝已逾三載不見遷擢而

郎中李茂宏見機辭官陪筆。實有其人季子章又不日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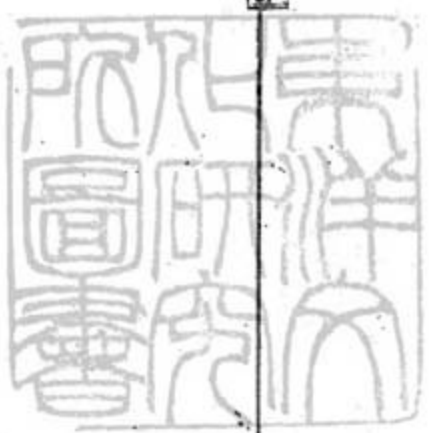
兵回家正好與公明達同作林下閒人于是遂告病

在家閉門謝客寫季子公明為劍琴作引是時耿憬耿懷亦皆病

故朝內無人襲封一事益發邊慢開寬一步時方三月

月忽風忽雨天時乍熱乍寒節氣春晚新病未

起愛娘令丹棘青裳夜間過來照看恰遇春雨成霖



連朝徹夜到晚間閉上院門放下窗幙性瀾煮茗情

圃焚香春曉倚枕而坐聽丹棘說劍青裳講琴因嘆

道想那年八月中秋應第二十七回一個舞劍一個彈琴是

何等風景今日你我依然二娘何在匣中劍囊內琴

未知幼子能承受否起雙丹棘青裳道正是西屋劍東

屋琴聽說二娘最是愛惜春曉道劍原有兩股一股

長的名揚化那年二月送與季武功這西屋短的名

驅邪琴亦有兩張一張大的名宣幽那年二月送與

公明先生這東屋小的名解憤驅邪解憤是點本回

十八回揚化宣幽人亡物在睹物思人那得不令人

傷感丹棘青裳又解勸一番三更以後雨益大前庭

後院一派聲響紫荆樹下彷彿敲金玫瑰叢邊依稀

曼玉不是春晚就寢眾氏道連日內夾牆中柳鈴稀

少童家兄弟既是協辦管家也該上心察問需氏道

正是偷雨不偷月今夜到要畱心丹棘道你兩個老

人家不必挂懷我宿間不甚困正好聽聽動靜眾氏



需氏道如此甚好四更以後眾人俱睡丹棘吹滅燈

火獨坐在中間屋內是時雨止簷水不流四壁寂寂

並無聲氣夾牆中柳鈴果然稀少遠遠聞得街坊上

更鼓正在無聊之際猛聽得樹葉上的水聲滴點既

無風吹好似人搖隔窻孔望外細看黑洞洞又不明

白看了一會水聲亦住覺得白灰墻下似有喘息之

像心內便覺可疑定了一定看得又亮些見窻前一

塊黑影從東往西而去心下知有幾分蹊蹺隨亦進

了西裏屋聽了聽順哥奶娘合夕烟俱各沉睡走到  
窻前手盆架傍立不多時見窻紙一亮窻幙外早滾  
下一個火毬蹲下身子拔下釵兒撥那火毬那物件  
覺有栗子大小氣味甚劣知是賊用的熏香忙用紬  
帕從手盆內沾濕在火毬上一擰便將火毬淹滅方  
滅得一個見窻幙一亮又一連滾下兩個不慌不忙  
亦依前法治了再遲一會已交五更又下起雨來覺  
窻幙亂搖窻紙有聲窻上鐵鎖似用手擰的光景近

窻一看果然不錯

一派形景寫來逼真

丹棘發怒走到牆邊取

下短劍方纔舉步猛然跣踏一聲鎖已擰斷丹棘持

劍向窻幙動處一戳不戳時便罷纔一戳只聽得窻

外叫聲哎呀窻櫺亂動脚步亂響早將順哥驚醒奶

娘夕烟亦醒中開屋內上宿的衆氏需氏一齊聲喚

丹棘方說有賊需氏取火掌燈性瀾情圍從東一間

北簷下小屋內走出青裳從東套間內走出曉露從

北套間內走出見丹棘在西裏屋手持短劍便一齊

問道賊在何處丹棘道賊已驚走現有熏香在此春  
 曉將順哥抱在懷內要令丹棘在傍護衛要乃道深  
 宅曲院外賊如何輕來所見我們且不可開門只同  
 聲高叫一則可以驚走餘賊二則東配樓上宿的必  
 來接應那時再開門不遲所見眾氏需氏便一齊高  
 叫果然上宿的雄壯婦女弓箭在前棍棒在後一面  
 打起傳牌兩分頭前後並進大廳前上宿的健丁蠻  
 牌悶棍由東角門都進了東一所前後聲氣相通眾



氏方開庶座的後門亦令是夜耿娘在愛娘房裏愛  
 娘等外邊的救應迎至萱草坪乃同耿娘到春曉房  
 內甚見西裏屋的窗紙扯去一塊鐵鎖扭斷亦丟在  
 一邊地下有水濕的香毯三個此屋內外邊男僕照  
 見窗外一溜血點到院門邊又是一堆血點院門的  
 鎖亦扭壞出得院門九迴廟的墻下亦有些血跡一  
 直照去九曉軒前又一堆濃血順着血點往東與葡  
 萄園相近一座墻邊那墻高七八尺墻外有幾間小



屋是堆柴草之所屋後一帶高墻到高墻下見一個  
 人卧在地上已是半死像是帶了傷登不上墻跌下  
 來的光景此院內仔細一看並非別人却是童觀衆  
 人大驚當大搜檢身上還有香毬小刀等物耿服大  
 怒當大少時天明衆人將童觀擡出耿服細審童蒙  
 童蒙並不知清耿服用藥調治童觀可喜劍傷入  
 骨兩腿跌折眼睛突出七孔流血而死死了省事童  
 蒙只求不連累自己買口棺木擡出城外不提完童

耿服不知童觀是感私恩報私怨要害順哥只說不  
 是愛了髮就是想奶娘故敢如此妄為然人已死去  
 不必深究將坐更的更夫重加處治又將值日的門  
 柝責罰應第十將童蒙逐出罪亦止此伏用衆允之  
 子衆無悔需有孚之子需吉為正副管家用得其人  
悔需乃却說香兒本以童蒙童觀為外援以李氏童  
有吉也氏為內應今死的死去的去聲氣不通好不悶悶又  
 受童觀這一驚未免又加惶恐不覺過夏又早逢秋



金風乍起乃孫實署吏之辰玉漏初遲正褚淵彈琴  
之夕。記七月這日宿秀來東一所閒耍青裳道這幾  
日四娘作甚活計宿秀道氣還生不了有甚麼活計  
可作緣姐姐已去童媽媽已死無了可心的我們都  
是販不是的客人青裳道四娘還舍得打你麼宿秀  
道用人向前不用人向後原是四娘的性格幸而童  
家已絕不然又不知造多少非言青裳道他敢弄甚  
麼是非麼宿秀道當日四娘與二娘不和之時緣姐



姐無日不解勸緣雲童媽媽無日不調唆終日家唾  
嘴咂舌流眉流眼他的鬼八卦我亦見過大約這櫻  
桃樹北穿廊後毛廊內還有他的鎮物宿秀離心青  
裳聽了便不再問要將此事告知六娘又因六娘平  
日不喜人傳言通語居家倘毛廁內若無踪跡反覺  
得多事若拗開了罷實在心內又不服忿憤于中此  
也迨鎮物出宿秀去後青裳走過萱草坪見愛娘正  
和春碗坐在樓下看和兒收拾秋海棠切七愛娘道

久不聽青兒琴音想是生疎了青裳道生疎到未必

只恐彈非其宜反爲不妙耳心存愛娘道今日氣朗

天清不濕不燥正得其時幽庭深院遠隔紅塵正得

其地名花如海棠美人如六娘我見猶憐又得其物

與人四宜俱全有何不妙因教青裳自往東屋裏去

取琴青裳取了琴放在案上端端正正坐下緩緩的

理起絃來先彈一套雁落平沙次彈一套鶴鳴深谷

愛娘春晚聽到入神真乃飄飄欲仙未彈一套大江

東去正在噲吟澎湃之際忽鏗然一聲第二絃中斷

必斷二絃者青裳因先有宿秀之言今又目睹穿廊

心乎二娘也故不覺指隨心動物爲情摧愛娘驚道青兒指下爲

何現出一團不平之氣莫不有甚積忿知音青裳道婢

子原說恐非其宜不想情之所觸果如其言愛娘笑

道青兒敢有私乎青裳歛袖而起將琴收過便把宿

秀所說細細告知愛娘愛娘道這些事體我亦畧有

所聞若果其然則童氏死有餘辜矣因同春晚帶了



青裳到厠內周圍細看一回不見有甚破綻及至看  
 到洗淨桶的溝邊有一塊磚覺得高些用脚去蹴又  
 不活動像是原砌上的但溝內溝外俱是油灰砌就  
 鐵屑培乾惟有此一塊灰色鬆淺淺則無油  
鬆則無鉄看其形  
 狀雖有一兩年之久終不似別者的順眼凡事不順  
眼便不好  
 青裳用鷹嘴小鋤方纔掘起磚下又有一片瓦將瓦  
 掀翻又一層浮土捧出浮土早現出一個二寸大小  
 的本匣青裳不知好歹一時手軟不敢去取春曉急

忙拾起打開一看內有兩個木人一男一女背向背  
 立着男人身上寫耿服年庚女人身上寫夢卿年庚  
 春曉看畢手足俱顫面日更色愛娘與青裳扶到屋  
 內方轉過氣來將木匣摔碎恨道童氏可恨如此不  
 過因兩個侄兒便敢作此不法使老婢若在我必生  
 食其肉未見六娘真  
怒此為初見前者童觀作賊明係特來行刺  
 若非丹家妹子我亦遭不白之冤矣勾今此又是青  
 妹破了鎖物於去世的雖無所濟夢卿於在世的却有



所警服耿至於我則又覺心悸應上四十四回愛娘道

事都已久氣也無益我看西邊那人外無外援內無

內助諒不能成大害你只須見機而動出維是也包管無

悔此結正文下只是人都說你的臉比二娘紅些上

四今日着了氣恰似二娘白了若在九畹軒未免

又令官人喫嚇應第三十一回此後如再着氣人不說你懷

惱反要說你爭妍也須檢點方妥只因這一來有分

教理為情虧又起無端之惑福因禍積反邀不次之

封引下四十七回

散人曰小人之用人也必為人所脅而終為人

所累其為小人用者又必狐假虎威以致自殘

其身觀乎香兒及童氏姑姪自宜叫是

君子見疑於人不善解反直道以成其疑小人

見疑於人既善解又多方以釋其疑此香兒所

以不見疑於耿服也若再遇一香兒則香兒危

矣

門柝豫防墻有艾韓之虞雖分班領眾更夫守  
夜之人自不疑副管家之為奸且既廢馳于平  
日卽應疎防于一時用人不當其咎誰誘

第四十六回

訪蓬戶良友雄談

侍翠帷淑姬麗語

仲春二日會重開九月中旬情又來莫逆能聯新  
編紵相思可念舊粧臺

却說季狸在東海三年工商雲集士民安堵至正統  
元年真光朱陵黃羅三國又稱兵冠邊復以次剿撫  
朝廷方議晉爵而王振惡其功微令人朝季狸乃累  
表謝病以伯爵休致一時權貴俱辭不見只與公明

達耿腹來往耿腹聽了春晚的勸解僕馬衣服俱加

收歛有時癡童驚騎與公明達季狸或遠遊西山或

近宿別業在家則肆志詩書放情酒奕與五妻極盡

家庭之樂此段總叙光陰迅速又是正統二年正月記二年正月

月耿腹季狸同訪公明達到得門前見柴扉雙閉寂

無人聲萬枝木影縱橫一派禽音上下門上一聯春

帖云風吹曉漏經長樂柳帶晴烟出禁城公明達非避世者此

可以觀其志耿腹道此聯大得太平郊居景象兩個扣門



裏邊童子應客主人出迎見亭上春帖云雲裏引來

泉脉細雨申移得藥苗肥此可見其才延至小軒見軒上

春帖云琴樽風月閑生計金王松筠舊歲寒此可見其守

此可日公入軒坐定季狸道小弟自謝病已無意功

名聞得閣臣又欲以邊事起用伏第五十六回如果其然又

未知際遇若何公明達道聖主尙嫌蕃幕近將軍莫

恨漢廷遙勤遠畧者戒之其意味不過如此季狸道勤苦無

妨只須好收場耳公明達道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

英雄不自由務榮名者戒之氣數如何定得季狸道成敗利

鈍難可逆料但究竟何如公明達道舊廟荒涼時享

絕諸孫饑凍一官成垂後昆者戒之○季狸撫掌道

不差不差但既以身處世便不必計算許多矣正說

着童子行酒三人同飲酒不必呼飲不必讓耿脰道小弟外遇

軍與內遭家變處已則已心未安待人則人心未協

不知何法可以兩全公明達道古人云心不可不虛

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江公望語又云君子



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觀微子語又云少言者不

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閔尹子語此處已之訣也

此可曰古人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衛玠語又云克已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

忘怒胡安國語又云善氣迎人親於兄弟管子語此待人之

法也此可曰耿脰道處已待人敬聞命矣但遇事又

當何如公明達道古人云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

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邵子語又云見祥而爲

不可則祥反為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為福賈子語

又云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以怠怠

則廢桓子語此遇事之方也此可曰三方。三層九引古語可曰璘照三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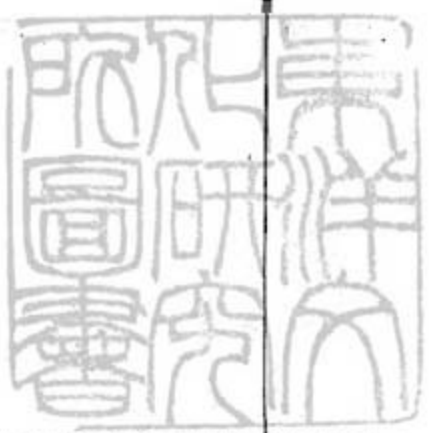
前段叙耿脰道小弟從征時兄與先舅岳餞別鄭文

良友之會豈止三人曾說我破鏡分釵亦必不免應

子通子章自當痛念三回誰知第二內人果然謝世不知兄長預先何以

得知公明達笑道女子多思婦人善病據理推情非

真有異術也怪不語耿脰道燕氏自初嫁以來耳未聞



其有呀嘆之聲目未見其有拂抑之色不幸早世雖

不可謂中饋無主亦可稱內助之人矣公明達道賢

弟視以為側室公論未嘗不以為正妻也嘉名錫自

楓宸懿範揚於史館天下後世孰不曰耿君原配哉

賢弟賦性多疑此言若說在弟婦未死之前賢弟未

必不當作千金買賦的伎倆今在事後想言之者可

無罪也朋友可以補四倫之失乃亦有難補者于此可見耿脰嘆道不然兄

若不避猜嫌早正其失何致令女子輩至今笑人暗



春公明達道朋友數斯疎矣矧言及閨闈平出征之

先未嘗無一二言相勸但借事比喻賢弟自不留心

耳應第三十二回邀賞梅竹之事公明與璘照既為

公明亦未嘗顯言恐觀者嫌季狸在傍鼓掌大笑道

事已久矣人已去矣兀自呶呶不休真經生之見也

大是璘照見事不明知人不徹戒於已往以警將來

該罰一大杯當子通言於事後失之機先善道未能

空談何補該罰一大杯尤當我季公身不能諫又阻



人言友誼無聞何以謝過亦該罰一大杯亦當說畢

一齊大笑是日三人大醉而散此可曰三醉晚間

耿娘在春曉房內見春曉繡床半倚堪描春睡之容

寶髻重梳可詠晚粧之句真不亞夢卿之比玉香猶

盛如花語更真也應第一回因乘醉扶着肩膀道你

與二娘還是姊妹還是姑姪如何相像得緊層春曉

見有了酒意乃笑着道昔日二娘作的九醞解醒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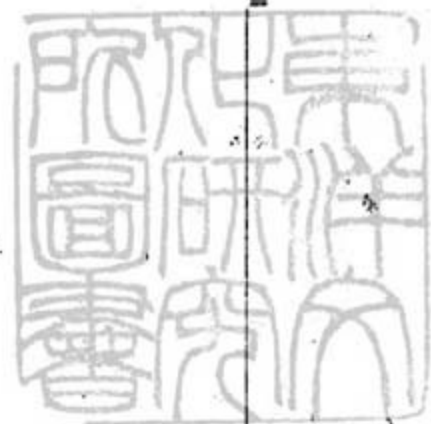
今日公明姆姆可曾作來嘗了耿娘見春曉笑比花

開聲如鶯囀益發撩動心懷因口內念道還將舊時  
 意憐取眼前人詩二引一邊說着一邊取春曉的項帕  
 揩嘴春曉忙令性瀾捧過唾壺自家扶定坐在床頭  
 耿服果作起嘔來嘔了幾口漱過了輕輕放倒在夾  
 皮褥上大睡不醒春曉替他脫去衣履蓋好衾被放  
 下帳幔自己坐在帳外又教情圃預備茶羹三鼓後  
 耿服睡醒春曉掀帳低問口渴否耿服呷了幾口苦  
 茶打了個噎氣鼻尖聞得不是頭脂面脂口脂手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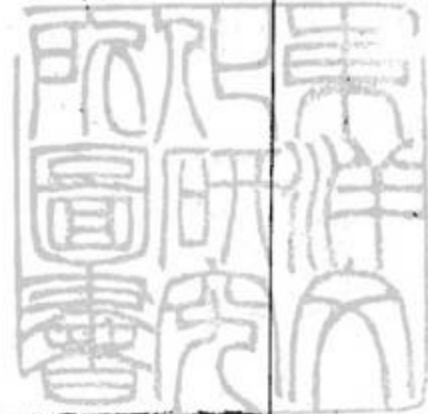
的氣味那一種肉內的香恰又似夢卿乃又念道未  
 酬前恨足肯放此情鬆詩三引因又取項帕揩嘴春曉  
 另從褥下拿出一條道此條短些正好用得耿服道  
 莫不嫌賤春曉笑道這正是新的耿服道莫非是興  
 慶草織的麼春曉道這正是二娘遺物此特與第二  
 犯而情致各別然春曉的活潑于此益見如問是姊  
 妹是姑姪不答而笑問公明姆姆取項帕而令捧唾  
 盞替脫衣而坐在帳外問口渴而先備手帕說嫌賤  
 而笑道正是新的猜是興慶草而曰二娘遺物靈敏  
 如此香見耿服道你模樣行事真是二娘待順哥確  
 那得不思

是親生將來順哥成人怕你不母以子貴春曉道嫡  
 母則有大娘生母則有二娘以次則三娘四娘五娘  
 皆當受他孝順我不過一介侍女何敢竟廁入母之  
 列不希貴耿服聽說將手望春曉前一拍道好乖  
 巧一些亦不作大你道我不能扶持你麼語春曉道  
 官人扶持本不待言只恐蕭根艾葉有負深恩惟望  
 與大娘三娘四娘五娘都一般恩愛再不要疑心又  
 生離異不邀寵耿服笑道你處處愛護二娘當初為



何不隨二娘亦學些字畫春曉道我若亦會寫字安  
 知采芣等手內人人不各有一把扇子又安知人人  
 俱不能失落不恃才耿服又笑道二娘若似你口舌  
 利便我亦不致疑心春曉道二娘非不善于言語因  
 為寡言寡笑是婦人正理故不肯多嘴多舌倘當初  
 亦要數黑說白分斤播兩起來牝雞亂鳴成何家法  
 當時兩個人說至四鼓耿服酒已大醒催春曉上床  
 上床待催非春曉粧喬乃不敢當夕之意也何以見之從牝雞亂鳴四字推出春曉方在粧

臺前摘去簪環另縮頭髮那頭髮亦約有五六尺長  
 耿娘道想二娘剪髮之後未必有這般長好了春曉  
 道無甲可補雖長何用空費了臘雪樵皮以圖觀美  
婦人以臘雪浸樵皮代一面說一面步至床前雙手  
油漆髮黑長而有光去次繡枕那雙手白如春葱嫩似柔荑耿娘道想二  
 娘割指之後未必有這般便利了春曉道無藥可煎  
 雖好何用空費了腕釧甲套以現華靡及至上得床  
 時不料縮髮金簪脫落在耿娘枕傍耿娘道幸不曾



落在床下不然這顆珠子怕不跌壞春曉道物亦有  
 敷雖壞何妨但恐被人拾去又要別生事端髮一層指一層  
 是一層亦耿娘道四娘五娘俱會說話不像你合三  
 娘句句都有來歷三娘六娘有來歷可見四娘五娘  
任氏五娘平氏至六娘前後回並未正叙惟第四十  
八回內有衆夫人母家田氏之語即氏之曰因從衆  
望也俗語曰光棍不怕出身低又曰寧娶大家奴不  
娶小家女豈其虛哉若云五百年前是一家則身高  
身低大家小家直但事已過了說也無益你看我此  
 妄言耳不論可也  
 後還是從前行事否人生光景本自無多何必狐疑

徒然吃苦伏第五十六兩個人談情既足睡意亦生

翠帷中帶雨尤雲朱戶外曉風殘月已是五更天氣

此段叙春曉。前段有三見三戒三訣三法三方中

段有三醉後段有三引詩有不希貴不邀寵不恃才

三層髮指扇三層通回以三耿服家自泗國公太僕

疊成文未後總收應前總叙卿通政使相繼去世後聲勢滅去六七男親內斬春

侯康貌信安侯火炎安陸侯吳西侍郎鄭文主事銜

任自立女眷內斬春膚夫人安陸胥夫人忠誠花夫

人世交內胡越國馮郢國孟邯鄲高尙書賀學士揚

給事于御史聞郎中陰主事亦皆物故諸人至此一

者留為下耿服以此應酬頗少益圖清淨時與二友

數回之用五妻尋那自然之樂此總收以下餘文雲屏每日和藹殷勤

料理一切內務是雲屏愛娘每日歡天喜地凡事幫

助雲屏是愛娘彩雲每日玩花鳥弄琴書風流瀟灑

是彩雲春曉每日撫孤兒調幼女督課女工春曉惟

身分有香兒每日悠悠忽忽千回百轉無限心機只因這

一來有分教契友忠言枉續了仲春二日良姝密意



空繼了九月中旬引下

散人曰此回分作三段前段叙公明是良友醇正之言後段叙春曉是賢妾綺麗之言然不免有書卷氣巾幗氣故中段叙季狸言雖不多而慷慨特著

公明達本隱逸者流故不妨有向平之舉季狸乃功名之士故以功名終耿耿出身世家自當以富貴結



雲屏雖讀書而不以讀書顯悼亡一首外更無他作深得婦人閨教愛娘未免稍露然風華而不失其正則寄情翰墨不足為愛娘病也彩雲質本中人可善可惡後來異趨於香兒是得讀書之益者香兒質既不移氣習又劣愈讀書而愈啟其奸是得讀書之害者也春曉不讀書勝於讀書於夢卿為忠婢於順哥為仁母於耿璘照為賢妾於棠夫人為義婦忠也義也仁也賢

也春晚固深有得於讀書之旨者也然則書云  
書云筆墨云乎哉讀云讀云科甲云乎哉

子書



第四十七回

逞前技謀移東所

思舊患出繼伯家

梅至冬深發艷葩菊因秋後有黃花文心苦處奇  
方見始信天公是作家

却說耿家自泗國兄弟死後棠康荆合四位夫人俱  
是寡居只有棠夫人無兒無女原要與康夫人住  
在一處將產業均分後因朝議要與泗國公立後承祀  
故此棠夫人不便遷移康夫人這邊仍照泗國公在

日之例令五房輪流去與伯母作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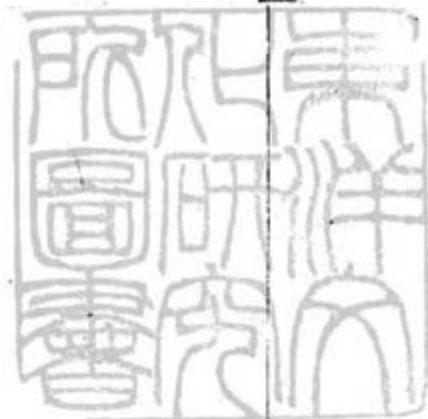
應第二回非止一

日又是正統三年

說三年

棠夫人與康夫人商議與其

教眾姪婦來往替換莫若在五房內接一房去猶如  
過繼的一般一則可以代辦家務二則可以日久相  
託姪兒耿腹仍按五房輪流息宿次序前往伯母家  
過夜又可以不時察查內外康夫人與耿腹俱皆應  
允只是五房內除雲屏不可出繼外惟有在愛娘香  
兒彩雲春晚四人中推出一人香兒得了這個消息



先在康夫人面前百班獻好耿腹身上萬種乞憐又  
偏遇順哥染患瘟疫兩個月方好復傳染了春晚幾

乎不曾出事這其間管門戶的索媽媽在九晚軒看

見夢卿一驚得病而亡

人將去矣門戶可不必鎖香  
矣但夢卿又見真乎否乎

兒因借這個緣由便道東一所方位與六娘順哥年

命不合若不遷移恐有大害且又二娘靈魂屢見必

是葬地不利亦宜斟酌

葬地一節耿腹心中大疑便  
却是陪筆

令地理先生先看了東一所又去看夢卿的墳那地





理先生原是有名無實一味奉承道士脉滋潤草木  
 暢榮來龍迢迢結穴端正真吉地也至于東一所住  
 宅想是與夫人公子年命有碍不然為何屢見怪異  
 耿腹越發疑心又令周易先生占算那先生用三個  
 金錢搖動依次擺去一連六次口內念道折折折折  
 單折一一寫在紙上後又配了日月支干乃攢着眉  
 道卦得比之蹇鬼持世爻恐有喪服之憂看地理周  
易雨先生  
俱即套  
口氣者耿腹大加疑懼香兒又私向耿腹道若論年

命三娘與我俱合住的方向不對住了這些年並無  
 一毫災異這分明是信者有不信者無然東一所畢  
 竟有些踳踳地理說不好占卜亦說不好俗語云寧  
 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免得後來追悔此是  
虛說耿腹道你  
 與五娘宜於東邊三娘六娘宜於西邊你四個何不  
 對換了入香兒  
套中矣香兒道我原有此意只是三娘六娘  
 俱未想到我要強強的去換知道的說我一舉兩得  
 不知道的必說我欺大減小我所以在你面前並不

敢提出一字

既入套矣故又寔說

耿腹道三娘六娘不是不知

事的人你何妨早言香兒道官人須先向三娘六娘

商議如若不允切不可太強鬼神疾病乃人間常事

倘或搬到西邊來還是不吉利豈不怪我多事所喜

者西一所獨門獨院又有花廳又有花臺三娘愛清

淨好遊戲正該居住西廂內南有花廳北有高樓六

娘順哥乳母侍女分開居住你去時亦省却多少嘈

雜我這些話並非沽名討好亦不是舍己從人不過

為一家和順而已

有情有理俛口如簧

耿腹深以為然真知康

夫人康夫人亦說有理正在商議遷移彩雲亦私向

耿腹道大伯母家除了大娘是我們四個應去三娘

乃大娘帮手六娘又有順哥牽連四娘早已與你說

明獨有我一人無依無靠西廂一所已是居住不長

翻手覆手又移甚麼東廂待我去後六娘再移了過

來豈不省事

香兒牽引彩雲若欲濟其惡耳彩雲既悟則便不與之合矣

香兒聽

見彩雲要出繼心甚不忿因向彩雲道俗語云日近





日親日遠日疎此擠春你如何去得六娘原是伯母

心愛的去了必然相投况且順哥已交八歲未必就

離不開就便離不得又何妨學他父親兩處裏住宿

彩雲嘆道你們都有情面我如何比得言之香兒道

你難開口我替你說怙因又乘便向耿娘道伯母為

人又嚴肅又精細必須會說話會行事極聰明極爽

的人方能合式且家下的男女內外人多勢眾又

必須大方細致寬嚴兼有的人纔能料理別者的總

然一時強去終久不能相投欲擠其人先尊其人耿

娘道若依此說不是三娘就是六娘了香兒攢着眉

道大娘多病三娘如何去得順哥還小六娘亦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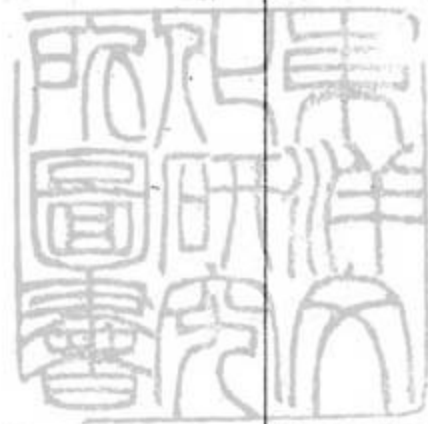
得我與五娘雖不稱伯母之意究竟是脫不開亦只

好小心盡力不給你丟臉足矣本不要去偏耿娘道

你是去不成就便他們亦要由伯母自揀他們二字

傷香兒道伯母若揀了六娘去順哥靠誰照管爽利

一句耿娘道那時再作計議香兒聽得好生歡喜成



矣時至八月中旬月記入棠夫人偶來五房一齊承應  
 俱各珠翠繽紛綺羅鮮麗惟有春晚內穿藕色紗衫  
 外罩月白鶴警擊條密地皂色裙輕輕黛眉矮矮螺  
 髻兩行翠羽一股銀釵越顯得一天風韻可棠夫人  
 道六娘淡抹比濃粧分外好看康夫人道今日乃二  
 娘忌辰故他穿素緊與第十八回忌辰棠夫人道素  
 服甚是但服制已滿亦當佩些物件前者勞他繡了  
 一尊觀音今日正好酬謝說畢將帶的一個白玉方

勝兒親手掛在春晚曾前此即聘物也愛極康夫人道伯母  
 看六娘何如已許出繼了棠夫人道當日他伯父最喜二  
 娘今日我見六娘亦是如此緣分相投自然覺好康  
 夫人道伯母何不就過繼了六娘棠夫人道這要他  
 自已斟酌不可抑勒喜極當日妯娌兩個便擬定了  
 春晚到晚間棠夫人回家春晚獨自一人在芭蕉月  
 下切地想起夢卿初來是何等風景今日香兒不容  
 又是何樣局面棠夫人的深情厚意一時拗不得順



哥兒的牽腸挂肚一時擺不開千回百轉慮後思前  
 不覺凄然淚下猛省的一人走至面前叫道姨娘娘想  
 是愛月夜眠遲了仔細一看却是愛娘春晚道三娘  
 記得日間之事乎愛娘道我正為此而來真知你却  
 有何主見春晚道若說繼續蘋蘩晚兒出身卑陋還  
 是着落眾位主母若說奉修火院兒素習勤勞自  
 當代替一行現在四娘五娘俱不願意我若有早  
 延勢必致有恩的反生嗔怪指二位夫人有怨的又起風

波指香兒目前不妨後必有患想二娘尙然如彼何有  
 於我看得况且官人日親則情薄日離則思長日近  
 之言是眾人之所同日親情薄之我此去或者因大  
 言是耿耿之所獨香兒所見猶淺夫人擡舉不至有向隅之悲亦未可定只是願哥全  
 要靠三娘了愛娘道我替你亦作此想誰知你早參  
 透人生百歲無不散之場與其苦惱相隨何如冤家  
 遠避就使二娘目今若在亦必然是要跟隨伯母至  
 于順哥正好兩處住宿想官人斷無不允之理當夜

計議到三更真是同心。耿服曾不與。至次日柴夫

人令人來討春曉口信應前自。春曉便慨然應允雲

屏愛娘又將順哥一事告知耿服耿服亦無不從隨

親身稟明棠夫人棠夫人分外歡喜且說道有媳婦

無孫兒終覺寂寞順孫既來便當長住何必徒多往

返于是擇於十月吉日來接春曉順哥順娘三口康

夫人令兩個奶娘與性瀾情圃四個人隨了去采蕭

采艾重賞嫁出采蕭采艾向春曉痛哭而別春曉此去日漸



騰達蕭艾除烟露散春曉道夢卿前言將驅邪劍解

矣然性情終不變也憤琴畱給了丹棘青裳所以娛又重酬過衆氏需氏

所以娛凡五房內舊日姐妹及頂名後來之人並管

雲屏也茶管飯管門戶管洒掃各項婦女俱各按新舊分別

重輕給與物件將作侍女時得的費用並作妾時支

的分例十成散去八九不肯是時愛娘因春曉已經

出繼知心既遠越圖清淨遂先移進西一所香兒却

暫住看山樓先移者為愛娘立身分也暫居香兒每

者寫香兒必當讓而避之也

日令宿秀來看東一所的紗燈錦幕繡褥花簾及一切什物有無缺損春曉得知便將畱下的物件備細開單送給香兒以備查收宿秀來看寫香兒之小家氣也開單相送能無愧死劉得十月吉日記十月康夫人親送春曉春曉左手拉了順哥右手拉了順娘在大廳前與康夫人一同上轎令人心碎雲屏愛娘含淚送出彩雲因平日相好亦覺難舍不寫香兒惡之也曉露夕烟哽咽不已春曉各安慰了幾句然後上轎而行到得泗國公府內耿腕等的



娘子早已迎出儀門康夫人送眾娘春曉拜過棠夫人

棠夫人令家人等俱來拜見是日作賀晚間康夫人

回家次日香兒便往東一所搬移耿腕還要令地理

先生看一看出入的門戶香兒道東家之西即西

家之東我從不信那些把戲可見前此之請用地理乃謀居之把戲也耿

腕道地理不講亦還可已難道亦不令周易先生占

算香兒道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我更不信那些胡話

可見前此之請用占算乃謀居之胡話也耿腕只得由他香兒盡一日之



力俱皆搬妥第三日隨着雲屏愛娘彩雲去看春曉  
 春曉已替棠夫人辦管家務香兒見春曉頤指氣使  
 一呼百諾又十番羨慕香兒眼孔不脫市井因說道昔日伯父  
 要請二娘管理家事不想今日六娘到幫了伯母可  
 見有福的不在忙似嘲似忌亦嘲亦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也  
 春曉道這不過一時暫住將來朝議定時嗣後有人  
 我須仍回本家不得不如愛娘笑道好馬不喫回頭  
 草句中有眼你既過繼與伯母順哥便是伯父的嫡孫還

有甚麼朝議順哥之來棠夫人已早有成見于中矣  
看下同稱有養孫數語可知其不先告  
耿服者防衆姪之爭也其不立繼子者意諸好  
之皆非令器也耿順真可謂有福的不在忙香兒  
 聽到此處又十分懊悔正是鼠肚雞腸只空恨弄巧  
 成拙取本鳳毛麟趾最可喜是真不假引下

散人曰此回亦係羅紋體

棠夫人本心在春曉而香兒多方排擠適見其  
 不知量也小人妄自作小人

五房次序雲屏居正愛娘當在東一所香兒當



在西一所彩雲當在東廂春曉當在西廂又當  
早定于春曉作六娘之日乃林宣私其所喜失  
計于前遂致香兒得肆其奸  
世家貴胄未有不好色者林宣田色之正者也  
平色之淫者也任乃淫而妖者也故耿服迷惑  
於香兒

第四十八回

舊朋感義結新親 小妾叨恩成大婦  
春來九畹眼重青舊壤新膏醉醪醑小草浮萍蕭  
與艾可曾混得素芳馨

却說春曉自正統三年十月出繼事母無違治家有  
法待奴僕以恕撫兒女以嚴在棠夫人自以為得人  
即親族莫不曰賢婦當有此贊迨至正統四年正月記  
年正康夫人暴病身亡了結康夫人春曉又帮雲屏愛娘



料理喪務從重從優不僭不濫盡慎終之道極事死

之誠又當有此敬愛越此出以此耿服甚加敬愛香兒之甚不滿意

彩雲出身雖非閨閫自幼曾讀詩書遇此大喪頗能

守禮惟有香兒生于市井嫁入綺羅訓誨未聞嬌慢

成性耿服以此甚不滿意又每將彩雲居喪的行事

教戒香兒香兒自此與彩雲不睦矣小人之勢久則必孤下葬

後春曉仍回棠夫人府內是時朝廷正查應與泗公

為後之人棠夫人便將順哥來歷開報及至春曉令

人走告耿服時已送入內閣了省事凡耿家內親外

眷無不說夢卿好人自當有此好報而受撫孤之功

者則春曉也誰知香兒先因居喪受了氣悶復因立

後激于羞慚卧病在床累自不起而耿服在卧薪枕

塊中正好沒了越檢蕩閑的事體真正烏飛兔走暑

往寒來纔過十月又是一週正統五年正月吉日記

年正棠夫人接了新旨一道

泗公耿忻備員親衛宣力有年不進姬媵終身無



子帶礪莫承忠勤可憫伊妻棠氏稱有養孫耿順  
 嫡母胎教已著岐嶷庶母義方足資扞衛以之承  
 祀堪伏宗黨卽如所請立耿順爲耿忻之後嗚呼  
 以孫繼祖特頒惠典于人間立嫡選賢爰慰忠魂  
 于地下所有襲爵指耿順馳封指燕田事例該部速  
 奏以聞

此旨一下兵部卽備細奏入朝廷嘉夢卿節孝准其  
 追封此報亦足矣又贊春晚劬勞勅爲繼母欽賜繼母亦



照例給與封典

此報特重然以激感香兒不得不

着耿順于二十歲

出仕上朝香兒卧病日久又得此信益發氣恨遂轉

成了個弱症入冬雖愈却畱下病根

伏死之案

過了新年

記六耿順年已十一亦從公明達讀書

於出就外傳之禮已過一

年矣是當問

公明達嘗向人說此兒血足榮膚膚足

飾肉肉足骨長短合度真富貴相也一時慕勢利

之簪纓門第愛兒女之禮樂人家不是要擇耿順爲

婿就是要聘順娘爲媳耿娘起初原要給耿順聘前

任都尉現任都督胡興之女將順娘許前任郎中現  
 任司農富有之子先用陪筆後因春晚說胡興武而不文  
 男而懼內其妻既悍其女可知富有家本素封習于  
 傲慢既不好禮又無義方俱不可結親遍看親友中  
 莫若公明達季狸原係通家其夫婦子女素所深知  
 娶婦娶賢不娶貴擇婿擇人不擇家公明達之子季  
 狸之女真佳兒佳婦也大識見大議論真不愧泗國田夫人也 耿腹亦  
 甚情願因稟明棠夫人棠夫人無不依允遂先請公

明達作伐聘季狸之女季狸以耿順係夢卿所生春  
 晚撫養公明達教訓遂慨然應許下過定禮子章耿

腹又請季狸作伐公明達初猶不允季狸再三追問

公明達方說我輩相知原不必以婚姻為重且幼年

兒女血氣未定萬一稍有不諧皆父母之過也子通見遠

季狸極力分晰方始應允亦即行過禮順娘本耿順

重香兒私向耿腹道順娘七歲既可許嫁則耿頤耿

顛六歲亦可議親了耿腹不得已先給耿顛定了親



以安香兒病體香兒餘孽一日棠夫人大設酒筵普會親

族舊親則有信安康夫人首用火姓者以尙並棠家

內眷補筆自及林夫人楚二娘鄭夫人吉夫人宣安

人冉安人楊安人耿腕等的岳母新親則有季夫人

公明孺人並耿頤的岳母本家棠夫人荆夫人合夫

人與雲屏愛娘香兒彩雲並耿腕等娘子及耿聆新

娶的胡氏耿眺新娶的馮氏補足於眺二人此胡氏馮氏亦必胡繼虞馮志

寧之女子女孫一共三四十人總總和和皆閨中之巨擘他



佗委委盡林下之白眉便使令於墨娥驚鴻飛燕備

珍饈於膳祖魚鳳烹虬酒至三巡棠夫人朗朗的向

眾夫人說道六娘自正統三年十月過繼至今已經

三載婦道無虧母儀有耀前者朝廷降旨立耿順為

先國公之孫以燕姪婦為耿順嫡母以六娘為耿順

繼母嫡母繼母例俱受封但六娘常以側室自居不

敢作大今日我在眾夫人面前言明免得他為難信

安夫人道大夫人有何見教棠夫人道六娘是我請

來養老的就算我給姪兒娶的何如今日此席可當  
 作會親的酒筵麼言未畢眾夫人一齊道正當如此  
 我們還要公賀林夫人宣安人又道事出朝廷公議  
 並非一家私言他人既不敢爭六娘如何敢却林宣  
 乃雲屏愛娘有言也荆合二夫人亦道伯母商議過繼的時  
 節別人都不肯來獨六娘憐他孤單老病甘心出繼  
 今日的正受封這是他的好報了數語眾夫人一  
 齊又道改正受封名正言順理之當然但母家田氏



無人未免覺得寂寞季夫人公明孺人亦一齊道以  
 妾為妻雖古法所禁而母以子貴實聖經所傳珠出  
 於蚌壁出於璞又何重乎外家哉温文爾雅非此兩  
 人不能然兩人係春曉至親鄭夫人道夢卿能生子而不能養子不得無言晚娘  
 能養子而又能教子晚娘既可作順哥的繼母獨不  
 可作我的義女乎夫人不言棠夫人鼓掌笑道怪得  
 親家許久不出門的人今日竟應請而來分明是為  
 你令愛了我亦云然於是即令春曉拜認母親傍邊雲屏

愛娘以及胡小姐馮小姐拉的推的推春晚早拜

了四拜一而拜一面早滴下淚來何故我知之矣上面林夫

人宣安人以及荆夫人合夫人又扶住鄭夫人請他

受拜鄭夫人亦含淚受了全禮又何故我亦知之矣

鄭夫人安得不認為義女看棠夫人鼓掌以後眾夫

人眾小姐又都與春晚分別大小席間棠夫人又定

下告祭家廟日期名分定矣香日暮席散愛娘留宿

正文已完下俱餘文。愛娘可以不必留宿亦不必



夢卿之心也且留宿之夕諄諄以助夫理家春晚再

拜愛娘道晚兒出身微賤蒙三娘愛憐弄假成真至

有今日撫心自問慚懼交加死有愧於二娘生有愧

於三娘了一片至愛娘笑道三娘之生生不徒生二

娘之死死不徒死生的為六娘死的亦為六娘是真

有福的不在忙也即用香兒之言為我曾說過我合

大娘還望你幫助應第三如今你可信了先作如夫

人自然要盡如夫人的理今日作了大夫人豈可不

稱大夫人之職春碗道碗兒出繼三年以小婦而行  
 正妻之事婢學夫人三娘見之熟矣請問大夫人的  
 職怎樣方算稱得愛娘道官人近來的交接未免又  
 有些太濫你既能勸他選婦擇婿何不勸他寡交夫助  
 再者你的責任看着漸漸的加重他既把你改正受  
 封你又何難重興家道理家春碗當下都一一領教一  
 宿已過次日愛娘回家是時正是正統六年也補點六年  
 十月內記十月朝議定都北京大赦天下如永不許貸



之馮世才丁不識鄧通賢皆蒙恩赦回家那發配烟  
 瘴之張大張王尊王流二千里的茹月桂鄔日杏亦  
 無不赦回各念送程儀之情俱來拜見耿娘與之相  
 交如初相見可也相交如初則不可春碗因勸道二娘在日曾說  
 馮世才丁不識鄧通賢是勢利朋友張大張王尊王  
 是酒肉朋友臨行送程儀一節不過是憐人心之不  
 古挽友道之將垂非特為馮張諸人起見也說得夢卿心事  
 出今日官人仍與相親恐這些人賢愚不等或記恨



懷慙故觸倭臣之忌怒或亡廉喪恥翻作權宦之瓜

牙萬一牽連後悔何及兩層說來人情已盡且官人有功未賞

辭病在家正當躲避聲名不可招搖耳目前者妾勸

結婚季氏及公明者不但取其家風醇正子女端方

亦正為此耳是大家否曾讀書否耿腹聽了大覺悔

悟此助夫之實其時恰又遇泗國公府內管家病故而總

辦乏人春碗因又勸道君家自李名死後諸事越無

條欸見李名在時亦少條欸也後來雖將松之盛喚來松之盛本林夫人管



家今補寫其來者為第五十七回立分產之案又已年老未能整頓幸得眾

允需有孚用心料理重興舊日規模不想被童觀惑

亂京東一帶地畝若非甘棠馮市義正不知敗壞到

怎樣地位歷歷言來可知碗娘于作侍女時現今眾

無悔需吉雖然勤勞能事但年少氣壯不諳守分安

常之理所賴官人隨事教訓以成其材知人善任若

耿順年青習于富貴必須老成謹慎的人纔能有益

甘棠馮市義二娘在日曾說後來必得他兩人之力



應第十正應在今日了官人若肯令他每來管家事  
 五回 妾包管不在眾允需有孚之下此理家之責，助夫  
後者非謂春曉于作妾時不能如此正見其于作妾  
時早欲如此也前後兩引夢卿之言者又以見春曉  
所為乃遵夢卿之遺意凡春曉所為皆夢卿欲為者  
也然則春曉之助夫理家即謂夢卿之助夫理家也  
亦何不可然其機啟自愛娘  
愛娘誘翼之功正不容沒  
 夫人即令甘棠馮市義作泗國公府內正副管家自  
四十九至第五十六等八回乃總收以上四十八回  
文字故第四十九回以令甘棠馮市義作管家為起  
第五十六回以換甘棠馮市義  
 正是續續承祧誰言  
 作管家為收以醒看官眼目

婢子不是夫人婚男字女既作小妻亦當大婦

散人曰朝廷既勅為繼母則棠夫人會親之舉  
 自不可少蓋朝廷之勅公也親族之會私也見  
 春曉之為夫人乃公私無異詞也  
 馮張諸人自此完結

所  
圖  
書

